



联镖记

白羽 著

LIAN BIAO JI



社



LIANBIAOJI

●白羽著 ●三秦出版社

联镖记

(下)

书中记叙武林之手林廷扬联镖，手刃大盗印飞虎，印妻之三女并救黄姐，骗得林廷扬为其保镖南下。经过一连串曲折的搏斗，印妻失败身亡，印弟飞蛇又劫镖复仇，他骗得白龙的帮助，打死了林廷扬。他还不罢休，又“夜夜焚身”，“火焚灵棚”，“追杀遗孤”，……导演了一场赶尽杀绝的悲剧。

林廷扬之子林剑华，在师叔魏家的保护下终于虎口逃生。数人之后，浪迹江湖，寻访名师，仗剑报仇。遇仇人之女，经比武转男，却苦入情网。由此，又呈现出一幕幕激动人心，催人泪下的情爱与仇杀的双重场面。

I246.4
35/2

联 镖 记

(上下册)

白羽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大湘子庙街 12 号)

*

长安航天信息服务部电脑排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富平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23 印张 4 插页 500 千字

1988 年 12 月第 1 版 1988 年 12 月西安第 1 次印刷

1—100000

ISBN 7-80546-114-7 / I · 22

定价：6.90 元

目 录

第二十回	邓飞虎劫牢救弟	371
第二十一回	狮子林联镖搏虎	382
第二十二回	金牛寨丧酋离心	397
第二十三回	高雌虎携子访艺	407
第二十四回	小白龙脱劫遇艳	429
第二十五回	杨春芳救难乘龙	443
第二十六回	小白龙迎娶春芳	463
第二十七回	凌娘子疑诘生客	486
第二十八回	邓飞蛇延贤被拒	504
第二十九回	程黑鹰选婿联镖	522
第三十回	女镖客洒钱击盗	539
第三十一回	紫天王凭舟御贼	552
第三十二回	飞蛇寻仇惊折臂	565
第三十三回	林狮护舟败群贼	583
第三十四回	潜龙湖边现鳞爪	596
第三十五回	盗侠山寺斗心兵	609
第三十六回	卖恩计舍身投湖	630
第三十七回	伏蛇阴谋布网罗	650
第三十八回	二县吏访贤窥盗	670
第三十九回	小白龙露迹倾巢	687
第四十回	芳娘子见机并命	696
第四十一回	凌伯萍折节忤情	710

第二十回

邓飞虎劫牢救弟

那一边飞蛇邓潮囚在狱中，百般受苦，自拚一死。这一日，狱卒开玩笑地对他说：“邓朋友，你的女相好来看你了。”邓潮心头一动，满以为是那个妓女小青椒情深犯险，前来探监。谁知走进来的是一个擦胭抹粉、村里俏的少妇，正是他的嫂嫂母大虫高三姪改扮来的。邓飞蛇吃了一惊，立刻狂喜过望，他却很乖觉地说道：“吓，你来了，真难为你，你们当家的呢？”高三姪顺口答音，敷衍了几句话，当着狱卒，只暗暗的验看邓潮的周身。

邓潮被囚多时，蓬发如鬼，两只眼依然灼灼放光，铐镣加身，鳞伤遍体。高三姪细加端详，却幸邓潮的手脚都未残废，遂用隐语探问：“你身上可还好？”邓潮皱眉道：“那还好受得了，只怕挣出狱来，一两月动弹不了哩。”高三姪故意抹着眼泪，抱怨邓潮的任意胡为。在牢卒监视之下，不能吐露过分着迹的话，只劝邓潮：“稍安忽躁，吉人自有天相。没有为非做歹，早晚会有救星凭空来到的。”邓潮看着高三姪的脸，又问了一句：“你当家的现时来了吗？”高三姪不答，只微微一点头，低声说：“你好好保养身体，努力加餐，你放心，我天天来给你送饭。”

飞蛇邓潮只听到“天天来”三个字，登时喜形于色，高三

妗忙瞪他一眼。末后又很有意思的膘着邓潮说：“吃饭留神，不要多愁，身子好，官司是打得出来的。”邓潮点头默喻。高三妗临行时，又问邓潮：“还想吃甚么？下回我给你送来。还有甚么托咐的话没有？”邓潮脸色一变道：“我只想吃一口鲜青椒，要新鲜的，不要枯的，你费心给我弄到才好。”高三妗冷笑了一声，道：“好吧，你还想吃青椒？……下回给我送来。”

邓潮这场官司，自此忽然缓和下来，一连多日没有过堂。监牢中看待的情形，也改了样，比先前宽松多了。邓潮晓得这是钱能通神，哥嫂的打点已经到了，自此他天天盼望出狱。但他一时竟想不到哥嫂究用甚么法子，把他营救出来。天天候着，连候了十几天，仍然没有动静，邓潮又着急，又纳闷。却由那天起，他的嫂嫂天天给他送饭来，经牢头的手，送到他面前。他依着暗嘱，天天留神菜饭。又过了十几天，菜饭也还是没有甚么异样，邓潮的心加倍焦灼。他的哥嫂在外面，就好像揣知他的心一样，每到他急不可耐时，他嫂嫂便又来探监，嘱咐他：“慢慢熬着吧，案子快有头绪了。”高三妗的一双俏眼依然打量他伤的肢体，问他：“还能走路不？”邓潮如实答对了：“还是差点。”高三妗叹一口气告别，临行时照样又嘱咐那两句话：“努力加餐，保养身体。”

转瞬二十多天，堂上忽然提讯邓潮，只威吓了一顿，竟没有动刑。邓潮自是不明白，他哥哥邓渊在外面却晓得，忙又出钱打点了一阵，于是又不过堂了。日月如梭，邓潮的刑伤不再被拷问，便日见好转，高三妗还是天天送饭。在放茅时，邓潮拖镣走路，暗中自试体力脚力，觉得体力恢复了，只有臂股脚胫的伤太重，走起来很痛楚，两只手腕却还好。

又一日，嫂嫂复来探监，对邓潮说：“你好好熬着吧，官司许不要紧了。在府里给你办着哩，这几天总可以得着准信。”临别时又膘了一眼，很有意思的说：“留神吃饭。”脸上带出来的神气，比话语中透露出来的意思还多。邓飞蛇忙又向他嫂嫂要青椒吃，但仍要鲜的，不要枯死的，高三姪仍然冷笑答应着。这时候，那个在旁监视的牢卒，睁着一对色迷眼，只顾和高三姪调舌，忘其所以了。

于是这一天，高三姪送到三尾鱼，半桶老米饭，并且预先递过话去：“留神吃饭，黄大老爷准要救你的！”

飞蛇邓潮把鱼餐慌忙的、仔细的吃下去。吃到第二尾鱼，格的把牙垫了一下。飞蛇一口咬住，急闪眼四顾，眉峰一皱，囫轮的吞入口内，嚼了一嚼。却又把饭碗一举，似鱼刺哽喉，把口中吃的鱼吐到饭碗内。趁人不留神，偷偷的瞥了一眼，忙忙的吐到掌心。原来这是小小的一根细钢条，长才二寸余，宽只二分半，上有细密的锯齿。正是小小一把钢锉。

飞蛇邓潮一阵狂喜，掩饰着吃了几口饭，忙把钢条含入口内，就拖着刑具，倚墙瞑目而憩。真是“度日如年”，好容易挨到起更，放茅、收封已毕，群囚都睡了觉，邓飞蛇立刻把钢锉吐出来，慢慢的在黑地里摸索着，锉动起来。“铁杵磨绣针”，被他运用起水磨的功夫，一天，两天，三天，先将手铐锯断，再把脚镣锯折，都让它多少连着一线，乍看寻不出破绽来，只稍微一用力，就可以从锯裂处，挣断了这全副的锁镣。

光阴迅速，到送鱼餐的第四天头上，狱外群盗由飞虎邓渊率领着，各各预备齐楚，仍潜藏在下处，整睡了一白天。

耗到定更，群盗先后起来。全伙六十多个人，以县衙监狱为中心，在四面分布一半，城门口内外也埋伏下人。还有那个娼窟、老鸨奴和妓女小青椒，经飞蛇邓潮对他嫂子一再示意，恳求给他报仇，小青椒特别要活的，飞虎邓渊居然也应了他。

二更以后，飞虎邓渊亲率党羽十六人，俱是擅长飞檐走壁的能手，分批改装，溜出潜伏处。飞蛇邓潮被囚的监房早经贿买狱头，认准地方。飞虎邓渊手持巨斧，当先袭入。两个伙伴持大铁锤，两个伙伴持绳梯，两个伙伴各抱着两床棉被，两个伙伴持背带兜包，另有四个伙伴持巨绳和一块巨木，其余党羽，也各有所持，各有所司。那狱墙本甚高峻，跳不过去。飞虎邓渊与一个同伴，分两面溜到墙下，就用飞抓软索，同时爬上墙去。立刻将棉被铺在墙头铁蒺藜上，援引着同伴，一个个跳下来。

十七个人陆续跳入，一声暗号，立刻动手。一个人飞奔大门，斩关脱锁，一个人飞奔监房，也斩关脱锁；其余三个把住了出路。飞虎邓渊站在狱房前大喊：“黄老爷来了！提十二号犯人！”

那监房中的飞蛇邓潮，一闻得“黄老爷到！”立刻知道救援到了，猛然从囚床上窜起来。同囚的罪犯和本号的牢头，正在惊诧呼喝，飞蛇邓潮大喊一声：“呵！”使足气力一挣，手铐应声挣断，双腿一较劲，脚镣却没有崩断，百忙中用手一扯，这才扭开。牢卒大呼，持鞭来打，邓潮就用断铐，狠一声猛砸，牢卒脑浆迸裂，死在地上。

群囚大叫：“难友帮忙，别只顾一个人呀！”邓飞蛇瞥了一眼，哪里顾得及？狂吼一声，大叫：“十二号在这里呢！”如脱

缰驹，如出柙虎，嗖地往外一窜。不想囚禁日久，两腿麻痹，只一顿，便斜跪倒在监房门内。监房门上扣着大锁，飞蛇爬起来，用手插门，二目如灯，竟逃不出。不由大叫起来：“喂，并肩子，鹰窠口线挂的咳呼，挑不下来，要栽！”说是弟兄们，狱门锁得紧，断不下来，要坏事。

飞虎邓潮早有布置，连叫着：“黄老爷来了，黄老爷来了，提十二号罪人，提十二号罪人！”才闻得飞蛇喊声，他就猛一扑，扑到十二号囚所，向同党一呼。那同党抡铁锥，当的一下，照铁叶门砸来。飞虎邓渊抡大铁斧，用力连砸带劈。仓卒间，门虽裂而未开。飞虎又喊一声，那四个同伴立刻把巨绳巨木拴好。百忙中，飞虎叫道：“老二在哪里？”飞蛇急应：“我在这里！”飞虎道：“快闪开，我要撞门！”飞蛇应声急退到一边，四个同党把巨木两头套上绳。扯绳悠荡起来。这巨木虽只百余斤，借这悠荡之力，一发劲何止千斤？只听“砍当”的一声巨响，牢门竟被撞碎，扑登的向内倒塌下去，浮尘飞扬，碎屑乱舞。飞蛇邓潮险被砸着，只停了一停，立刻从监房跳出来。飞虎一把掐住叫道：“老二！”飞蛇道：“大哥，我！……”飞虎道：“快快！”拖飞蛇便走。贼党中的一人便晃火摺，放起了十数道火花。

群贼得手，飞蛇脱出囚牢。此时县衙早经惊动，有三四个牢卒，已被群盗砍倒，其余官人狂呼乱窜。县官从睡梦中爬起，急急的招呼捕役，快守花厅，护住内宅。

飞虎邓渊一手抡斧，一手拖邓潮，百忙中又喊了一声。一个贼党背抄包的，立刻奔过来，把飞蛇一兜，背在背后，把一柄尖刀递给飞蛇。立刻又有两个贼，各持利刃挡牌，左右护着飞蛇，想要破墙逃走。但此时那砸大门的二贼，已经

斩关脱锁，将监牢大门破开。留一个人守住，那一个便飞奔来，招呼首领，赶快从大门逃走。飞虎大喜，一声胡哨，催告同党赶快出笼。一摆巨斧，当先冲出，接引同伴，陆续外闯，藏在狱外的巡风群盗，立刻奔来接应。群贼怕的是官人放箭，但仓皇中，衙中人正不知袭进多少强人，疑心是教匪造反。那县官更沉不住气，和太太小姐，从后衙逃到民宅去了。守备得讯在后，防卒调遣不及，偌大县衙成了空城，竟任这二三十个贼党纵横。这些强人劫牢反狱，连一个敌手也没有遇上，安然逃出县衙以外。

那一边，娼窑中，也突然闯进来八个贼人，把鸨母、龟奴、游客，不分皂白，一阵乱追乱砍。持刀威逼着，将那妓女小青椒指名寻着，立即倒缚二臂，由一贼背起来就走。别个贼人看见娼妓，也就动了凡心，顺手牵羊，照样架绑了两个。如是，按预定路线，齐奔南门。

另一边，母大虫高三姪藏在下处，到得三更向尽，忽闻胡哨之声，仰望空中，连飞起十数道旗花，便知劫牢的人已经得手。这女人立刻飞身上马，率领党羽，也抢奔南门，来打接应。

这一边，飞虎邓渊命三两个年轻力壮的伙伴，掉换着背负他的弟弟飞蛇邓潮，按预定路线，不走直路，曲折奔逃。逃到了一个地方，吹一声胡哨，立刻从黑影中窜出几个同党，跟着牵出来几匹马。两方见面，匆匆的只说了一两句话，登时有九个人飞身上马。飞蛇邓潮身受刑伤，自然先骑马。飞虎邓渊不肯舍众上马，只命八个弟兄，骑马护送胞弟。飞虎自己仍抡巨斧，拔步飞奔，也趋南门。

当下，群贼三路会师，齐聚到南门，南门旁，城墙上，

早有他们的埋伏。为了持重，八个强贼拥护着飞蛇，奔到南城根，一齐下马。一声胡哨，由城头抛下来飞抓软索，先把飞蛇系上了城墙，再系出城外。城外也有埋伏，也有预备的马匹。飞蛇刚到，母大虫高三娘已率党赶来，也越城而过。到了城外，叔嫂二人把同党留下大半，只带十来个人，各各上马，一溜烟的奔老巢而去。

飞虎邓渊步行落后，到得南门，检点同党，一个未失，心下大悦，便想也越城墙逃出去。群盗心笑官人怯懦，竟叫骂着要砸城门出去。飞虎道：“那何必呢？”群盗都说，可惜十多匹好马，弄不出去。又一贼党道：“况且，这还有三个花姑娘哩。当家的，咱们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砸城！”群贼一哄，立刻挥兵刃，一拥而上。把守城的营卒砍的砍，赶的赶，砍断大锁，砸开城门，纷纷的窜出来。

这时候已经四更多天，群贼挟着三个妓女，星夜扑奔老巢。到达老巢，飞虎邓渊查点匪党，只短了一名，恐怕是落在后面了，余人都无伤损。心中欣慰，忙向众道谢道劳。跟着看他弟弟，已经糟塌得不成人样，心中不由气恨，把飞蛇邓潮数落了一顿。飞蛇只有惭愧，低着头，一语不敢说。随又把那妓女小青椒押上来。这个妓女姿色虽平常，却双瞳含媚，皮肤雪白，又缠得一双小脚，当时的人看了便入魔。飞虎也是好色之徒，心中暗说：“这真他娘的是个浪货！”小青椒落到群盗手心，百般的哀告，粉面含泪，玉体筛糠，宛如带雨梨花似的。使出那妓女伎俩来，向盗魁跪求活命。她说：告发之事，实不由她，乃是老鸨子干的。“老爷们想情，我出得去门么？”又说：她实在感念邓二爷挥金如土，自己才免受鸨母毒打，她天天盼望二爷给自己赎身，好逃出火坑。

随又跪爬到邓潮跟前，一口一个“二爷救命”，柔情软语，情愿伏侍二爷一辈子，报答二爷。

这位郑二爷在狱中，恨不得把这个小娘子捉住生嚼，只这一见面，就把杀人心肠软了一半。又听她这么苦苦哀告，邓潮不禁脸红起来，只张嘴，不能把心意说出。怔了半晌，才向哥哥说：“这小娘们也没甚么，害我的倒不怨她，她说的倒是真话。……”他的嫂嫂母大虫高三娘在旁冷笑一声，道：“谁说不是真话！你二爷挨屁股板子，把你哥哥急得要死要活，那也不是虚话。就是嫂子我，教那群牢卒狗养的们百般罗唆，也不是虚话吧？这不都是小娘子一个人害的，怎么又不怨她了，怨谁呢？……哼，你们这些男人！”说得邓潮低了头。

飞虎邓渊看看弟弟，又看看小青椒，心想：“这个小娘们倒生得真不错！”又想自己有老婆了，弟弟也二十好几岁了，至今没有一个婆娘，无怪他狂嫖乱逛。盘算着，信口说道：“这话倒许不假！……”还要往下说，不想他那押寨夫人高三娘猛然站起来，气忿忿的说道：“不假？你也说不假。这个浪货，祸害渣子，你看她把老二害的，虎背熊腰的一条汉子，只剩几根骨头了。依我说，宰了她！”

吓得小青椒越发爬到邓飞蛇膝前，哀声求活。邓渊沉思了一会，看了看弟弟的面色，转脸来对妻子说道：“你老娘们家，不懂得娼门中的事，……”这下文还未说出，顿触母大虫之忌，嗖的拔出刀来。邓飞虎、郑飞蛇一齐拦阻道：“别别……”高三娘手疾刀快，一个斜切藕，刀从飞虎肘下斜抄过来。猛然一声惨号，竟把小青椒连肩带臂，砍了一刀，飞虎刚走到跟前，飞蛇刚俯腰伸手要拉，热血嗤地溅出来，竟弄

了这哥俩半身血。飞虎不由顿足大骂道：“你这臭娘们，怎的这么楞！”飞蛇急叫了一声，从血喷中，来救小青椒。小青椒已经肩断臂折，人是没法子活了。飞蛇邓潮横着眼瞪了嫂嫂一眼，咳了一声，跺脚扭头，走回自己房中去。

叔嫂二人由此事生出了误会。高三姪仍然不依不饶，骂他兄弟二人是色鬼，教臭婊子迷昏心了。

飞虎邓渊却晓得弟弟正当慕少艾之年，小青椒断了一条胳膊，是完结了，为了安慰弟弟，忙跑到屋内，答应给他另觅佳人，又把高三姪骂了一顿。遂忙着给飞蛇邓潮调治刑伤，将伤养好，便设法给飞蛇觅掳来一个姓柯的少女，硬给拜堂成亲，算她是弟妇了。这姓柯的姑娘本是良家少女，不幸陷入盗窟，如何反抗得来？竟日日跟这杀人不眨眼的二寨主厮守。这二寨主尽管做出百般温存，她却又害怕，又耻恨。邓飞蛇纵然爱她，但可借少女心惧狂暴，不解风情，床第之间，只有战栗，好像羔羊上屠场似的，闺房之好也就索然乏味。

邓飞蛇心中还是忆念那个小青椒飞扬放浪的样儿，看不惯柯家女这块木头，因而就对这母大虫的嫂嫂总耿耿不快。偏偏姓柯的女子抑郁耻恨，在下嫁强盗的第二年，侘傺而死了。邓飞虎再想给弟弟弄个人来，弟弟发起牢骚话，先叫哥哥问问嫂嫂吧，嫂嫂可心才成呢。叔嫂又叮当起来，母大虫的嘴偏又厉害，讥笑小叔，就捎带着丈夫。邓渊疼爱弟弟，就瞪眼骂高三姪。高三姪也不饶，气得直骂闲话：“人家是亲哥们，亲手足，一个娘下的，拿我姓高的当坏水，是外姓人！”邓渊一听这话，兜头照高三姪唾了一口，抬手又打嘴巴。高三姪捋着脸，跳，闹，吵，闹，却不敢惹她的丈夫大

寨主。大寨主固然是强盗，却善御内，把老婆制得服服贴贴，因此兄弟之恨越深，叔嫂之情越坏了。

飞虎邓渊看见弟弟只想心思，为慰弟心，立刻派喽罗下山，用重价骗买来一个叫小桃红的妓女，教这妓女服伺二爷。这个小桃红好像命中注定要做强盗娘子，这女人起初入山，自然大惊，旋即认起命来，晓得逃出了鸭子手心，逃不出虎口了。她就打叠起精神，用十万桶米汤来灌群贼，把群贼灌得迷迷忽忽，齐夸二当家的桃花运好，得了这样一个好押寨夫人，最难得她跟丈夫一个心，起心眼里佩服丈夫是个绿林英雄。小桃红居然成了盗窟中的一朵花，把强盗大伯子，强盗嫂子，一齐哄得心花开放，说新娘子贤惠，嫁夫从夫，果然是个好女子。妓女没有个不会哄人的，逞着她柔情妙舌，把母大虫的雌威都挫下去，从前叔嫂不和，现在居然妯娌很相投了。

强盗的家务至此小安，强盗的事业忽然拮据起来。邓飞虎啸聚着一百数十名大盗，在川陕纵横，西川路上官兵为之侧目，西川道的镖行更逢年遇节，好好的来送贡奉。年羹尧既死，群寇越无忌惮，焚掠得越凶。这么一胡弄，西川道上谈虎变色，商旅顿然绝迹。飞虎弟兄足有两个月，一点油水没进。飞虎觉着蹊跷，忙和弟弟核计，不晓得是采盘子的不尽心，还是有谁跟自己捣乱，在前途把自己的买卖半腰剪去了，再不然，就是路上风声太透了。弟兄二人都说，这不是小事，照这样半年下去，就要饿干瘪了。旋即商定，二邓要亲自出马观风，到外面撞彩。

飞虎飞蛇乔装改扮，定好路线，由老巢分途，各率十几个部下，假装小贩，分两路出去一二百地，细细查看。约定

了会面的地点，以便两下接头，至于部下，巡风放哨安椿采盘的人，则照样各守本分。二邓出去绕了半个月，心中很是纳闷，只觉路上商旅稀少。难道他们这些秧子，忽然都蹲在家里了么？怨不得做不着买卖，实在没的可抢。他们却忘了他们人多势众，早害得商贾避道而行了。

弟兄二人在马峪关相会，飞蛇邓潮连说：“怎么好？看这样子，咱们这一百四五十人，真要饿杀了。我淌了这半个月，走道的只有穷光蛋，单身汉，依我着，趁早迁场。”飞虎邓渊说：“一动不如一静，我们在这里地理熟。”飞蛇就说：“那么咱们怎么办呢？断不能坐困空山，活活耗黄了啊！”

二邓在马峪关客店中，用隐语捣鬼，不想次日临动身，忽然遇见一大群行旅客商，车骡摆开，足有十四五辆。二邓侧目偷看，是一辆镖车，镖客一老一少，老的也不很老，少的也并不小。邓飞虎跟他们毫不认识，暗中揣算这票镖，少说也值一两万，不但有重货，而且还有搭伴同行的阔客，上上下下，四十多口。

飞虎飞蛇不禁馋涎欲滴，况又值饥渴之时，便要伺机伸手。仍加仔细，在暗中缀了两三天，把这镖客的动静看了又看。到第四天下晚，邓飞虎和脚夫搭讪着套话，猛听有人叫了一声：“大哥！”急回头看时，是邻近放线开耙的排山羊杨大头，他也跟下来了。

第二十一回

狮子林联镖搏虎

排山羊把二邓调到一边，低声盘问：“可认识这两个托线的不？”飞虎摇摇头。排山羊道：“这两个家伙大大咧咧，究竟怎么回事？是手底下有玩艺呢？还是浑蛋？”

邓飞虎听了，也很纳闷，猜不透这两个镖客的来历，又不肯冒昧动手了。看这两个镖客大模大样的神气，恐怕手底下必不好惹。再三窥探着，两个镖客忽然警觉，竟念出秧儿来，向邓飞虎递话。排山羊杨大头恰巧这两天也是穷急，所以派踩盘子伙计跟了一程，竟又亲自率党羽赶上来。排山羊仍和飞虎密谈，笑道：“我这排山羊遇着你这过山虎，可要吃亏。老哥哥怎么样呢？这票买卖算谁的！”飞蛇说道：“我们哥俩跟了四天了。”排山羊一笑道：“我们这个踩盘子的吴老二，可是缠了整七天了。”飞虎很人物，忙说：“我们就让你。”排山羊道：“要不然，咱们哥俩分了吧。”

镖客率趟子手、伙计与商人等，驱镖车赶路，他哪里知道，两个盗魁已经暗议其后。这两个镖客也算是内行，是同门叔侄的辈分，那个师叔名叫姜锡侯，那个年青的师侄名叫陈叔远。两人本是武当派的名手，新近改行做了镖客。陈叔远在先本跟一位知府，做护院的武师，姜锡侯自在故乡设场授徒。只因同门中有开镖局的，最近初通四川路，自觉人材

缺乏，才邀这叔侄二人出场。两个人不是没有江湖上的阅历，无奈在这川陕路上，生疏得很。他叔侄又都是浙江人，不甚懂川陕一带的土语，所以贼人已经缀下，他们一时没有听出来。

但是排山羊和邓飞虎缀得太紧了，姜锡侯和陈叔远终于放出话来，暗暗点逗排山羊和二邓。排山羊忍不住，竟上前接了碴，对陈叔远说道：“朋友，我们哥几个困在这里了，混不上落子，没法子，向你老哥开口，打算请你老哥费心，借给几两银子盘川。”陈叔远笑了笑道：“那好办。”竟一时莽撞，做出外行事来，只拿出十两银子，放在排山羊手内。把个排山羊臊得脸通红，佯笑道：“这些银子全是给我的么？”陈叔远说道：“相好的，你先拿去对付着用，等我们回来，另有一份人情。”又道：“朋友，你住在哪里？”排山羊越发着恼，冷笑了一阵，竟开口要价，向镖客不多不少，一口价索借一千两银子，两下里登时闹成僵局。陈叔远把那口的析铁刀一拍，怒道：“相好的想借一千两银子也行，你看我这口刀，足值二千两，回头我就卖给识家。相好的，你等着收银子吧。……”师叔姜锡侯正跟邓飞虎答话，已经说得很外场，可以借道了，不想他这一边说翻了，再赶过来拦阻，业已无及。排山羊气哼哼的，把银子掷给陈叔远，站起来，拨头就走。走出数步，又翻脸来，对陈叔远说道：“相好的，我也有一点货色，要卖给行家，咱们前途再见。”

排山羊碰了一鼻子灰，不由大怒。这一伙客商，连镖师和同行的伙伴，足有四十多个人，自觉有恃无恐。排山羊对邓飞虎道：“这两个秧子不识抬举，大哥，我可要不客气，硬摘了。”飞虎邓渊道：“那个姓姜的已经许了三百两银子。”排山